



西漢會要卷六十四

宋 徐 天 麟

方域一

都邑

高帝五年西都雒陽齊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王天下
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邠積德桑善十餘世至于太
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
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雒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

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附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而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
安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婁敬張良傳
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
美之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鼉池前鄉
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
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
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
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
臣奉誠難擅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

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
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
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
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惟陛下裁赦翼奉傳

郡國沿革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
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
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
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一邑有蠻夷曰道侯

年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四年耳
為趙王更屬趙八年國除置常山郡
三年立子乘為清河國武帝
帝建元五年國除復為郡
征和二年為平干國宣帝五
鳳二年國廢復為廣平國
高帝置中山郡景帝封
中山靖王勝更為國
郡中二年封惠王越復為廣
川國宣帝甘露三年為信都國
始置國十五年國除為郡景
帝二年封獻王德復為國
封子如意封幽王友高后封共王恢文帝元年封幽
王子遂景帝三年國除為郡
祖復為國

右冀州刺史領郡國十

東郡 秦置漢十一年罷東
郡頗益梁後復為郡
陳留郡 漢初屬河南郡
郡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陽國
郡以封梁孝王子定武帝建元五年國除為郡天漢四
年更為昌邑國昭帝元
平元年復為山陽郡
元三年國除為郡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國明年復
為郡成帝和平四年復為定陶國哀帝建平二年復為
濟陰郡高帝
郡陰**泰山郡** 高帝
置**城陽國** 高祖封子肥為齊王屬齊國
以益魯元公主邑更屬魯文帝二
年封朱虛侯章為城陽王別為國
國孝惠元年國除為淮陽郡高后元年封惠帝子強五
年立子武孝文元年國除四年復為國
孝景二年復為國四年復為
郡宣帝元康二年復為國
子彭離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國
除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

右兗州刺史領郡國八

琅邪郡 秦置漢初屬齊呂后七年立劉澤為東海郡高

置臨淮郡 武帝元狩泗水國 漢初屬東海郡武帝元鼎

楚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帝地節

右徐州刺史領郡國五

平原郡 高帝六年置 千乘郡 高帝濟南郡 漢初為齊郡孝文

國景帝二年齊郡 秦置齊郡漢元年項羽分齊為三國

膠東王三年併屬漢為郡六年封子肥為齊國孝文時

朔中齊王次昌北海郡 景帝中東萊郡 高帝膠東國 齊

亡後國除為郡 二年置 膠東國 齊

地漢元年項羽立田市為膠東王五月併高密國 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封膠東王雄渠別為國 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 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 別為國地理志 云十八年誤也

右青州刺史領郡國九

南陽郡 秦置高祖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

除復為江夏郡 高帝桂陽郡 高帝武陵郡 高帝零陵郡

武帝元鼎廣陵國 高帝六年封荆王賈廡吳景帝四年

六年置 長沙國 本秦長沙郡高帝五年

右荊州刺史領郡國八

除為廣陵郡六年 封子胥為廣陵國 年立吳芮為長沙國

廬江郡 漢初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 九江郡 秦置高帝

南國武帝元狩元年 會稽郡 秦置高帝六年封劉濞為吳國景

帝三年國除 川陽郡 秦為鄣郡漢初屬荊國後屬吳國

帝元狩二年國除為廣陵 豫章郡 高帝置 六安國 高帝元

郡元封二年別為丹陽郡 復為衡山國五年國廢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

右揚州刺史領郡國六

漢中郡 秦置 廣漢郡 高帝置 巴郡 秦置 蜀郡 秦置 犍為郡 武帝元

開置 南越 雋郡 武帝元鼎六年 牂柯郡 武帝元鼎六

州郡 武帝元封二年滇 舉國降置以為郡

右益州刺史領郡八

安定郡 武帝元鼎 北地郡 秦置 隴西郡 秦置 漢元年屬雍

置隴西郡 武帝元鼎 金城郡 昭帝始元 天水郡 武帝元鼎

地理志云太初四年 武都郡 武帝元鼎 張掖郡 武帝太初元年開

與志不同 酒泉郡 武帝紀云元狩二年開與紀不同 燉煌郡

地理志云武帝後元元年分 酒泉置本紀云元鼎六年置

右涼州刺史領郡十

太原郡 秦置 漢二年魏豹反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

虜豹定魏地置上黨太原等郡五年立韓王信

為韓國六年復為郡十一年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遂廢太原郡文帝即位復分代為太原國三年復為郡

上黨郡秦置漢二年魏豹有其地九月虜豹復置郡上郡秦置高帝元年封董翳為翟國七月

復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置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

元朔二年更名雲中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十一年詔以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以為代之屏

藏定襄郡高帝置雁門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後復為郡

右并州刺史領郡九

涿郡高帝六年分勃海郡高帝置代郡春秋為代國秦置代郡高祖元年徙

趙歇為代王是時雲中雁門之地皆屬代國二年代王歇還王趙而以陳餘為代王三年十月斬陳餘以其地

封兄喜為代王七年匈奴攻代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以陳豨為相九年如意徙王趙代地皆入郡十

年陳豨反代地十一年漢擊破之周勃入定代地上乃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立子常為代王都晉陽或云

都中都文帝即位分代為二國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三年武帝王淮陽更立參為代王而太原遂為郡

參傳至孫義徙清河而國除代亦復為郡蓋元鼎三年也

上谷郡秦置漁陽郡秦置右北

平郡秦置遼西郡秦置遼東郡秦置廣陽國高帝元年為燕國武帝元朔元年為燕國

除為郡元狩元年復置燕國昭帝元鳳元年樂浪郡武帝

年復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為廣陽國

三年滅朝鮮置

右并州刺史領郡國十

南海郡秦置秦收尉佗王此地武帝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

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後置郡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合浦

郡武帝元鼎六年開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故秦東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

右交州刺史領郡七以上並見地理志

廢郡

蒼海郡武紀元朔元年東夷歲君南閩等口二

沈黎郡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祚都為沈黎郡後罷

文山郡同上宣帝地節三年省併蜀郡

儋耳郡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珠厓郡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元帝初元三年罷

真番郡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置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並入元菟

臨屯郡置昭帝始元五年罷並入樂浪

象郡昭帝元鳳五年罷分屬鬱林牂柯

初武帝滅南越立珠厓儋耳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所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

西漢會要卷之九
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
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
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
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
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以至
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
行文當此時而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
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
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

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
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
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
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

西漢書卷之九
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毒瑁也棄之不足惜
不擊不損威其民警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
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
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
如此況於勞使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
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
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
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子定
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

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
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
從之初元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
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
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
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
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
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

勿疆珠厓由是罷賈捐之傳

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分京師
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二

論形勢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
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
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高紀
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
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一焉此東西秦也高紀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

伯項羽傳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傳

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千長

安高五王傳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酈食其傳

梁爲大國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

多大縣文三王傳

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

之國鄒陽傳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灌夫傳

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

孟諸邪與蕭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彷徨

乎海內吞若雲夢者八九其于胷中曾不帶芥司馬相如傳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鬪
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
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嚴助傳

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同上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

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北霸產以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

兼山東者也東方朔傳

宮正史無者不載後倣此

長樂宮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
興樂宮也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

皇造漢修飾周回二十里前殿東西二十九丈兩棟中
二十五丈深十二丈時帝遷都長安未有宮室先修秦

舊宮以居之也

未央宮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云云

雒陽南宮高祖置酒
雒陽南宮

沛宮高祖十二年過
沛留置酒沛宮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見
霍光及張后傳

建章宮太初元年
二月初起

甘泉宮吾邱壽王傳薦
寶鼎於甘泉宮

林光宮 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 泰離宮名見郊祀志

離宮 叔孫通傳惠帝 常出遊離宮

明光宮 太初四年秋起 明光宮在城西

長楊宮 成帝元延二年幸長 楊宮師古曰在盤屋

五柞宮 武帝行幸盤屋五柞 宮燕王傳作五柞

蕢楊宮 宣帝甘露二年行幸蕢楊宮本紀注云左獻 泰文王所起蕢音倍按東方朔傳作倍陽宮

池陽宮 甘露三年上自 甘泉宿池陽宮

章臺宮 江都易 王傳

宣曲宮 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 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棠梨宮 同上

宜春宮 相如奏宜 春宮賦

鼎胡宮 揚雄傳黃圖 以為在藍山

蘭池宮 楊僕傳注 云在渭城

儲元宮 馮昭儀傳黃圖 云在上林苑

雲陽宮 同上

昭臺宮 霍后 傳

長壽宮 元后 傳

長門宮 東方朔傳又 傳皇后傳

鉤弋宮

趙婕妤傳

長信宮

東方朔傳會朝長信宮

永信宮

哀帝祖母定陶恭皇太后所稱永信宮

中安宮

哀帝母恭皇后稱中安宮

東宮

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中宮

哀紀食邑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長定宮

淳于長傳又許后傳

桂宮

成帝紀太子所居桂宮

三雍宮

河間獻王傳獻雅樂對三雍宮

棧陽宮

郊祀志幸雍棧陽宮

竹宮

禮樂志自竹宮而望拜

步壽宮

宣帝起步壽宮見郊祀志

平陽宮

成帝時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見郊祀志

德陽宮

景帝廟號德陽諱不言廟

交門宮

太始四年上幸交門宮

萬載宮

燕刺王傳

黃山宮

東方朔傳西至黃山注云宮名

首山宮

元封六年作首山宮

思子宮 子 辰太

犬臺宮 江充召見

回中宮 匈奴傳回中地名 在安定其中有宮

蒲陶宮 匈奴傳單于來朝舍 之上林苑蒲陶宮

龍淵宮 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 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四作鉅

飛龍故以冠名孟康曰在西平胃 水可用淬刀劍師古曰孟說是

宣防宮 溝洫志塞瓠子築 官其上曰宣防

壽宮 郊祀志武帝置壽 宮比宮以禮神君

萬歲宮 宣紀神爵元 年幸萬歲宮

殿

承明殿 在未央宮中成帝鴻嘉二 年有雉蜚集于承明殿

長樂臨華殿 永始四 年災

紫殿 成帝永始四年幸甘 泉郊泰時降集紫殿

甘泉前殿 郊祀 志

鳳凰殿 宣帝作鳳凰殿以 荅嘉瑞見郊祀志

武臺殿 李陵召見未 央宮武臺殿

白虎殿 杜欽對策 白虎殿

顯陽殿 廣陵 王傳

西漢會要卷三十一
椒房殿

外戚上官桀傳在未央官皇后所居

溫室殿

京房傳公卿朝臣會議溫室注殿名

高門殿

麒麟殿

玉堂殿

金華殿

曲臺殿

承明殿

以上並見翼奉傳

駁安殿

揚雄傳殿名也

丙殿

元后傳

飛羽殿

元后傳

便殿

武帝高園便殿災

函德殿

宣紀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

鴻寧殿

傅太后所居也見五行志

殿前

霍光傳師古曰古者宮室高大通呼為殿非止天子宫中

室堂廬

宣室

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王嘉何武召見宣室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溫室

京房傳

凌室 惠帝四年未央宮凌室災

織室 惠帝四年織室災注織室織造繒帛處

作室 成紀太子入作室門

非常室 五行志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非常室中

長樂鍾室 韓信傳

暴室 宣紀注暴室暴曬為名耳

畫室 霍光傳止畫室不入

請室 爰益傳

飾室 元后傳

玉堂 揚雄傳上玉堂又郊祀志建章宮南有玉堂

瑤室 禮樂志眺瑤室

承明之廬 嚴助傳注在石渠閣

殿廬 金日磾傳少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

館

長安飛廉館 孝武紀元封二年

上林礪氏館 郊祀志

長楊射熊館 元帝永光五年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人獵又見揚雄傳師古曰在盩厔縣其中有

長楊射熊館

長安飛廉桂館郊祀志

甘泉益壽延壽館同上

上林平樂館武帝紀

雲林館霍后傳

陽祿柘館班婕妤賦二館名也

薊館元后傳

東館同上

上林涿沐館同上

長平館元后傳師古曰在長平坂

甲館畫堂元后傳

白鶴館孝武園白鶴館見翼奉傳

宮館王詡傳

闕

東闕北闕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鳳闕高二十餘丈見郊祀志

建章闕房太子傳

長樂宮東闕宣紀五鳳三年鸞鳳集于長樂宮東闕

臺觀

叢臺

高后元年趙王官叢臺災本紀云本六國時趙王故臺連聚非一故名叢臺

露臺

文帝卻作露臺本贊

柏梁臺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以香柏為之見本紀下同

甘泉通天臺

元封二年作

屬玉觀

宣紀甘露二年注云屬玉水鳥似鵝鵠

漸臺

郊祀志揚雄傳注云漸臺在泰液池中

神明臺

同上

昆明東觀

元后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武臺

李陵召見武臺

石關封巒鳩鵲露寒

司馬相如子虛賦四觀在甘泉官

龍臺觀

細柳觀

顯天臺

並子虛賦

歸來望思臺

戾太子傳

曲臺

翼奉傳

平樂觀

西域傳

河南成臯靈臺

高祖薄姬傳

上蘭觀

元后傳師古曰在上林中又見揚雄傳晉灼注同

甲觀畫堂 成帝紀生於甲觀畫堂

陽雲臺 子虛賦

蘭臺 百官表掌圖籍之所

郎臺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

樓閣

宣室閣 宣紀甘露四年未央宮宣室閣火

石渠閣 在未央宮北以藏秘書見施雠傳

天祿閣 揚雄傳

麒麟閣 蘇武傳圖功臣於麒麟閣

井幹樓 郊祀志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

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幹接疊而百層即為此樓也

龍樓門 成帝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蜚廉之為名也

苑囿

上林苑 武帝作上林苑見東方朔傳

中牟苑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本紀注云在滎陽

樂遊苑 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本紀云在杜陵西北曲池之北

水衡禁囿 元帝初元二年與貧民

博望苑 成紀武帝為太子作博望苑令受賓客成帝建始二年罷

黃山苑 霍雲張圍獵黃山苑中霍光傳

梁東苑 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本傳

宜春下苑 元紀

邊郡六牧師苑 百官表師古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為安民縣 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

池籟

武帝元狩三年將討昆明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

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

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也

少府飲飛外池 元紀假與貧民

嚴籟池田 同上

太液池 郊祀志揚雄傳作泰液

上林十池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上林十池監

牛首池 司馬相如傳濯蠲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

安池 外戚傳安池監賞

宣帝地節三年詔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 本紀

道路

復道 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耦語高紀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為之復

輦道 霍光傳召內樂人輦道牟首如淳曰輦道閣道也

馳道 成紀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也

諸門 附城門

未央宮司馬門 成紀永始四年災

東司馬門 東方朔傳

北司馬門 五行志

殿東門

未央宮掖門 高后紀注云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北掖門 楊敞傳

壁門 建章宮南有壁門見郊祀志

高門 未央宮中有高門汲黯傳

端門 燕刺王傳又周勃傳師古曰殿正門也

龍樓門 成紀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蜚廉之為名也

黃門 元紀

作室門 成紀

尚方掖門 成紀注云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

金馬門 公孫宏王褒待詔金馬門

長秋門 未央宮殿長秋門見戾太子傳

東交門 東方朔傳

堯母門 鈞弋趙健仔傳

小苑東門 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

上林延壽門 孝平王后傳

上東門 賈誼傳雒陽上東門師古曰東面最北門

十二城門 百官表有十二城門候徐天麟按三輔黃圖云都城十二門東出第一門曰霸城門第二

曰清明門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安門第二曰西安門又曰便門西山南頭第一門曰章

城門第二曰直城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東頭第一門曰高門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春王城門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舊名宣平門翟方進傳

橫城門 北面西頭第一門見成紀建始三年

覆盎城門 劉屈氂傳一名杜門

便門 長安城西面南頭第一門薛廣德傳

雍門 趙婕妤傳注云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

章城門 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壯日亡

直城門 成紀注云西出南頭第二門

譙門 陳勝傳晉灼曰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

鋪首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師古曰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

官寺

官寺元紀敗壞官寺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呼為寺又何益傳注云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

西漢會要卷六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三

宮苑雜錄

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高紀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買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諫

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至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黎

西漢會要 卷三
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尺給
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買畝一金
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
國家之川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
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
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圃之騎
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
危無提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圃之大不恤農時

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
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
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
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自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

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東方朔傳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
銅爲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宮
室之修自此日盛

郊祀志注

西漢會要 卷三
元封二年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
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
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
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
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
郊祀志下
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越人勇之言於武帝曰粵俗有火
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
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

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
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
屬其南有玉堂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
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元帝延翼奉問以得失奉以爲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
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孝文皇帝
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
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
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

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甚至
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
足德流後嗣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
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翼奉傳
初元元年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本紀下同
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

成帝建始元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元延二年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
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

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收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
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
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
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駮娑
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

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

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省中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

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掖庭元后傳武帝改永巷為掖庭

文石之陛赤墀之塗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塗泥殿上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猶言法宮也

內中武紀甘泉宮內中師古曰謂後庭之室也

行內孔光傳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猶言禁中也

行在所武紀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故言行在所耳

公車東方朔傳公車上書者所詣

赤墀青瑣元后傳孟康曰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

青蒲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見史丹傳

果恩文紀未央宮東闕果恩災師古曰果恩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果恩然一曰屏也果

浮晉

珍臺間館璇題玉英揚雄甘泉賦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

西漢會要

闌入成紀闌入尚方掖門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官曰闌

街市

長安四市百官表馮翊屬官有長安四市長丞

長安西市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見本紀黃圖云長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

東市鼂錯傳朝服斬東市

柳市萬章居城西柳市本傳

章臺街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野塗

相經塵里端直薨字齊平

橐街陳湯傳蠻夷邸在橐街

華陽街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

鄉里

大率十里一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

曠鄉亭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

百二十二百官表

中陽里高祖居豐中陽里漢舊儀云中陽里名

尚冠里宣帝在民間時居尚冠里小紀

長安戚里萬石君石奮家長安戚里

陵里石君傳

關

關中

關中謂咸陽秦所都也東函谷關南嶢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咸陽曰關中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可急使守

函谷關

高紀又穎曰是時關在宏農縣

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

本紀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水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

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武關

高紀應劭曰秦南關也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

嶢關

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散關

史記將相年表南嶢武西散關

蕭關

李廣傳匈奴大入蕭關如淳曰在安定朝那縣

玉門關

西域傳云在燉煌西界

陽關

同上

天井關

成紀應劭曰天井關在上黨高都

五阮關

成紀應劭曰在代郡

壺口關

成紀應劭曰壺口在關

壺關

吳太子傳壺關三老令狐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

吏卒食並本紀

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魏相傳

城塞

漢二年繕治河上塞高紀又鄧通傳注云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也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

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

十日罷

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戶爵一級以上並本紀

文帝時鼂錯請募民徙塞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

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本傳師古曰虎落者以竹

篾相連遮落之也

武帝元朔三年城朔方城

太初元年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胸

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以上並本紀

傳置

乘傳高紀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

二馬為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傳置文紀二年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君命

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廣雅云置驛也

傳馬昭紀元鳳二年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二輔傳馬

傳車郊祀志與方士傳車

一封駟傳平紀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

傳參封之參三也有其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輶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

以一馬駕輶車而乘傳

一乘傳郊祀志東寶祀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

四乘傳司馬相如論蜀使者馳四乘之傳見本傳

四馬傳韓延壽傳

六乘傳

文紀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張晏曰傳車六乘也

七乘傳

昌邑王傳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馳傳

陳平傳平乘馳傳成周勃代樊噲將

輶傳

申公傳弟子二人乘輶傳從

疾置

劉屈蒼傳

騎置

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驛騎

陳湯傳

廐置

田儋傳尸鄉廐置

置亭

馮奉世傳

傳舍

酈食其傳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

義兩通

縣次傳

汲黯傳匈奴叛其主降徐以縣次傳之

假輶傳

梅福求假輶傳詣行在所

亭障

高祖為泗上亭長

高紀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宿食之所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

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邑千

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

十五百官表

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史記將相年表按是時唐蒙通西夷南治夜郎

道始成故置郵亭此內郡焉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

太守以下食貨志

武帝征四夷開西域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西域傳

武帝通大宛諸國使者相犂於道於是漢列亭障至玉

門矣西域傳元封六年事

武帝軍旅數發女子乘亭障

賈捐之傳

太初三年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障

本紀

狄山乘一障

張湯傳居一障則師古曰障為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也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奏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

田及公田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

士入山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兵屯田以閒暇

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

趙充國傳

郵亭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司馬相如傳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元帝時羌虜燔燒置亭

馮奉世傳

平帝置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紀本

斥候

西邊北邊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臥賈誼傳

趙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本傳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揚雄解嘲

邸

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按郡國皆有邸所以通

奏報待朝宿也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官百

表

武帝封禪詔諸侯治邸泰山下郊祀志

蠻夷邸元紀師古曰若今鴻臚客館黃圖云蠻夷邸在城外橐街中

漢書地理志卷之六十七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四

黃河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

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榱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

兮吾山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

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

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道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

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
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
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
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
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
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
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關上
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大司農名非調非調也均錢穀

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灌船五百艘徙
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
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
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
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
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
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

西漢會要 卷之四
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
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
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
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羨益有真
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
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官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
夫乘焉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相難
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
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

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
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
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
令水益湍怒爲害甚于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
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
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爲今河溢之害
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
人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
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由慮處又省

西漢書卷之五
五
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闢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于卑下

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秦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

西漢書卷之
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
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
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
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爲汙澤使秋水多得以有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
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
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
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
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

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
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
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
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陝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
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
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

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

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

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寸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

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勿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溲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
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
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也王莽時召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溝洫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
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
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
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
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

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
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
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
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
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
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

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
寢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
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
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
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
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
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

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古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

和親孰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紵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俊頰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

翁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亦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

還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

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開闢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獲雷將軍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鴈門尉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

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適至匈奴乃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右賢王

大驚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

西漢會要 卷三
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將軍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人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驃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不能與漢兵戰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姑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二年也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卽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漠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

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

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匈奴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人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匈奴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

歲太初四年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三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

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右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于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

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道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邨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二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却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兵于夫羊句山狹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墜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

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更立子

左谷蠡王爲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非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繇是恐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

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

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
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
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
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係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
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
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
山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

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惠
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
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
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
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
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
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
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
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
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
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
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
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曾若王勝之入漢獻
見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
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
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

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
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
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
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自殺左大且
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
歲神爵四年也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
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
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

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

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留關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

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左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

二年閼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到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

秩嘗王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在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綬玉具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棗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金二十斤

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八千匹絮八千斤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

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

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旣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

西漢書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
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
卽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
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一遣賁人橐駝驢馬
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
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
郅支旣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
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求

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
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
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
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
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
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
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
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鞮若鞮單于復株鞮若鞮單于

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繡繪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橐單于立十歲死弟且糜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眴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于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

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匈奴從此隙矣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

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于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政乃風單于令遣

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令遣之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

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論厚賞賜焉匈奴傳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蕃夷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嵩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祚都最大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再驪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驪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

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人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是時巴蜀四郡

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云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門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

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四威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柞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嶓郡柞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

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犍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

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鈞
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開歲武
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臚廣
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
卧侯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
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
鳳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
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

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
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
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
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及至牂牁諭告夜郎
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
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
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鈞町王禹漏卧

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
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秦
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
使奇兵絕其饑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
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
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
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召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擊并桂林象
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
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有司請
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爲南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
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
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

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
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
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
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
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
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
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
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
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
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
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
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
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
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
如故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
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

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請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

病竟不入見復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乃陰謀作亂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入粵境呂嘉乃遂反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

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淮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

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蕪宏得建德舉郎都

稽得嘉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西南
夷傳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禺令吳芮所謂番禺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

西漢會要 卷之二十一
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
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
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
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
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
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
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
中國乃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

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
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粵王郢發
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
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
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
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
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
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中郎

西漢會要 卷之二十一
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
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
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
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
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
梅嶺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
乃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

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
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
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
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
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
東粵自兵未往故粵行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
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
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

西漢會要 卷三
卯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粵陔多阻閩粵悍賊反覆詔軍
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閩粵傳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
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
至涓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
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涓水居秦故空地
上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
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
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壅閼弗通元封二年
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涓水使
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
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
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
遼東誅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
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

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
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
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
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
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
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
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
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
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

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
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卽令
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
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備陶尼谿
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
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峽路人皆
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
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
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

西漢會要卷七十
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朝鮮傳

西漢會要卷七十

蕃夷
下
宋 徐 天 麟 撰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
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
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

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

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旣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

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姑羌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絕國 戎盧國

扞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秣國 西夜國

蒲犁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罽賓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捐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温宿國 龜茲國

烏壘 渠犁城 尉犁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訾離國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都立師國

單桓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劫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

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于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于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

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
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
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人居漢地上直其言遣
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
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
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
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
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
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

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
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
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
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
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
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
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
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
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

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
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其鄉
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
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
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
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
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
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
國或平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

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
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
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
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
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
久長計也使業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

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于漢天子大說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是時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

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

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其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

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始張騫言烏孫雖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旣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以國

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尚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發大兵侵擊烏孫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

烏孫貴人共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天子召
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後翁歸靡子烏就屠襲殺
狂王自立為昆彌宣帝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
小昆彌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
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
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
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
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

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
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
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
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
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麥草願陛下
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

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
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
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
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
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
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
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

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
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
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
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
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

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
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
彌遣太子賴丹爲質于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
屬于漢龜茲何以得受于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
帝乃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
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

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
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
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
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
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
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
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
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西漢會要 卷二
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俱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

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

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于石城王聞漢兵且至此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卽留一侯與卒二

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

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閒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于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車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

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擊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

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
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
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
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
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
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
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
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

莽不聽詔下曾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
至莽篡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
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
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
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
報不督錄總領也

並西
域傳

西漢會要卷之十

十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